

X 新译世界文豪代表文库

LA DAME AUX AMELIAS

茶花女



小仲马 著
石 宇 译

长春出版社

256
38

新译世界文豪代表作文库

茶花女

(小说·歌剧)

[法] 小仲马 著
石 宇 译



393505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茶 花 文

(法)小仲马 著 亦 青 译

责任编辑:杜菲

封面设计:王国营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唐山新华图片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印张:9.375 插页 4
字数:210 000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80604--302-0/I·62

定价:(精)12.80元
(平)11.80元

目 录

茶花女(小说)	(1)
茶花女(歌剧)	(227)

茶 花 女

(小 说)

我觉得只有在深入广泛地观察了解人之后，才能去塑造人物。就如同要熟练地运用一种语言就必须先用心去学习掌握它一样。但就我的年龄和阅历而言，还没有能力去创造，那也就只好说说现成的事了。

所以，我请读者不要怀疑本故事真实性，故事中所描述的人物，除女主人以外，至今都还健在。而且我所搜集的这些材料，其中大部分见证人也都在巴黎，如果我的证据尚不充分的话，可以请他们予以证实。不过是由于一个特殊的机缘我才能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并且能写出一篇完整、感人的故事来。唯有我才洞悉了这件事情发生的全部过程。

下面我就说说足如何知道这些事实的真料的。

1847年3月12日，在拉蒙特大街，我看到一张宣称将变拍卖家具和大量珍奇古玩的绿色巨幅广告。这次拍卖的都是物主死后的遗物。物主的姓名并没有在广告上提及，广告上只提到了拍卖将于16日中午13点到下午5点在昂坦街9号举行。广告最后还有一则通知，在13日和14日两天中，大家可以先去参观那幢住宅和家具。

我一向喜好收藏珍奇古玩，当然不会错过这次良机的。即使不购买，我也要去一饱眼福。第二天，我便去了昂坦街9号。虽说时间尚早，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在房子中参观了，甚至还有女人。这些女性参观者虽然穿的是天鹅绒服装，戴的是开司米

掖后，大门外还停着恭候她们的豪华的四轮轿式马车，但是她们对眼前华丽的陈设感到惊讶和赞叹。

没过多久，我就明白她们如此赞赏和惊讶的原因了，因为包括我在内在细心地打量一番之后，很快发觉我正站在一个高级妓女的房间中。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上流社会的妇女最想看的，那就是这种女人的闺房。这里恰好有一部分上层社会的女人。这种女人的穿戴打扮常常使这些高贵的妇人相形见绌；这种女人跟她们一样，在大歌剧院和意大利歌剧院中有自己的包厢，并且跟她们并肩而坐；这种女人还在巴黎街头厚颜无耻地卖弄风骚，炫耀他们佩带的珠宝，宣扬她们的“风流韵事”。

如今，在这个宅院中居住的妓女已离开人世，因此连最贞洁的女人都可以来到她的卧室，因为死亡已经净化了这个华丽而淫秽的场所。除此之外，如果有必要的话，她们完全可以推说不知道什么人曾经住过这里，只是为拍卖而来的。她们看到了广告以后，想要事先参观广告上所介绍的东西，并且挑选一下，谁都会认为这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而且丝毫不妨碍她们从这所有的精致的摆设中去探索这个妓女的生活痕迹，她们肯定听说过一些有关妓女的离奇故事。

不幸的是，那些神秘的事情已随这位绝代佳人的去世一起消逝了。无论这些高贵妇人心中有多么大的期望，她们也只能不断地称赞死者遗留下来的将要拍卖的东西，对这个女房客在世时所操的神女生涯的痕迹，却一点儿也没看出来。

不过，这里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买，房间陈设的确十分华丽：布尔（法国著名雕刻家）雕刻的玫瑰木的家具、塞弗尔（法国瓷器工业中心）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德国瓷器工业中心）的小塑像、绸缎、天鹅绒和花边绣品，应有尽有。

茶 花 女

我跟随着那些比我先到的怀有好奇心的贵妇人穿过一个个房间，之后来到一间装饰着波斯帷帘的房间，我正要随着进去的时候，她们却几乎是立刻笑着退了出来，好像对这次新的猎奇觉得害羞，我倒要进去看个究竟。原来这是一间梳妆室，里面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精致的化妆用品，从这些用品中似乎可以看出死者在世时的生活是多么的奢侈。

靠墙放着一张宽3尺、长6尺的大桌子，桌子上摆放着由奥科克和奥迪奥（巴黎著名的金银器皿制造匠）制造的各种各样的光闪闪的珍宝，简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上千件小玩意儿全部用黄金或白银制成的，是我们前来参观的这家女主持人在梳妆打扮时的必用物品。然而这一大堆物品只能是一件件地积累起来的，而不是某一个情夫所能办齐全的。

见到一个妓女的梳妆室，我并没有产生厌恶之意，无论是什么东西，我都很有兴致地仔细鉴赏一番。对于这些雕刻技巧精湛的用具，我发现它们上面都镌刻着各种不同的人名开头的字母和五花八门的纹章标记。我望着这所有的东西，每一件物品都促使我想到那个可怜姑娘的一次肉体买卖。我认为上帝对她还算是比较宽容的，没有让她遭受通常的那种惩罚，而是在晚年以前，让她带着美丽的容颜死在豪华奢侈的生活中。对这些妓女来说，衰老就是她们的第一次死亡。

诚然，难道还会有比这放荡生活的晚年——特别是女人的放荡生活的晚年——更悲惨的呢？这种晚年既没有做人的尊严，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怜悯。莫过于人们常说的最悲惨的事情，这并不是追悔过去的失足，而是悔恨自己胡乱花掉的金钱。我以前认识一位曾经放荡一时的老妇女，在过去的生活中只留下一个女儿，她女儿几乎跟她母亲年轻时长得一样漂亮。她母亲历

来没有对这可怜的孩子说过一句“你是我的女儿”，只要求她养老送终，就像她本人把她抚养成人一样。这个名叫路易丝的可怜女孩违心地服从了母亲的旨意。于是她便毫无情欲又无乐趣地委身于他人，就像是别人想要她去从事一种职业，便顺从地去做那种职业一样。

长时间以来，她耳闻目睹的都是荒淫无耻的堕落生活，而且她也很早就开始了堕落生活，再说，这个女孩子长期体弱多病，因此抑制了她脑海中辨别是非的能力，这种才智上帝也许曾经给予过她，可是从来却没有人想让它得以发挥。

我一直都没有忘记这位年轻的姑娘，她差不多天天在同一时刻走过街道。她的母亲始终寸步不离地陪伴着她，就像当母亲的陪伴她真正的女儿一样。当时我还年轻，很容易染上那种放荡的社会风气，所以就不认为此事奇怪了。可是我仍旧不能忘记，一看到这种丑恶的监视行为，我就从心底里感到鄙视和厌恶。同时她那张脸庞充满着天真无邪忧愁病态的眼睛，显得很贞洁，简直是一尊“容忍的女神”那样的雕像了。

这个年轻女孩忽然有一天显得容光焕发。在她母亲替她操纵的堕落生涯里，上帝好像把一点幸福赐予了这个女罪人，诚然，上帝为什么只赐给她以怯懦的性情，让她遭受痛苦的生活，而不赋予她一点安慰呢？这一天，她发觉自己怀孕了。她身上还残留的那么一点纯洁的思想，使她兴奋得浑身发抖。人的灵魂有它不可理解的寄托。路易丝马上去把这个令她极度兴奋的发现告诉她母亲。说起来也使人感到羞耻。可是，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胡编乱造什么风流韵事，而是在讲述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这种事，如果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些女人的苦难写出来，那也许还是索性不谈为妙。人们只谴责这种女人的行为，而

茶花女

不去倾听她们的申诉，并且只是藐视她们而有失公正地评价她们，我们说这是可耻的。但是那位母亲告诉她女儿，她们两个人的生活都已经很难维持了，三个人的生活那一定会更难过的。再说，像这样的孩子还是不要的好，而且挺着大肚子也是虚度年华。

第二天，有一位助产婆来看望路易丝，路易丝躺了几天，后来下床了，可她的脸色较以前更加苍白了，身体也比以前更加虚弱了。过了3个月，有一个男子看她很可怜，设法医治她身心的创伤，但是由那次打击太严重了，路易丝最终还是死于流产的后遗症。

那位母亲依旧活着，生活得怎么样？天晓得！

当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个故事的时候，眼睛一直注视着这些金银器皿，时光似乎伴随着我的沉思已悄然逝去了，屋子里只有我和一个看守人了，他正站在门口，密切监视我是否在偷窃东西。

我来到这位正直的看守人面前，他已被我弄得心神不安了。

“先生，”我对他说，“你可以把这里原来房客的名字告诉我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不仅知道这位姑娘的名字，而且还有一面之缘。

“怎么？”我对他说，“玛格丽特·戈蒂埃去世了吗？”

“是的，先生。”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约有3个星期了。”

“那为什么让别人来参观她的住宅呢？”

“债权人认为这样做可以抬高价钱。你知道，让人家事先瞧

瞧这些家具和其它物品，可以使更多的顾客产生新奇的感党。”

“这么说，她还欠着外债？”

“是的，先生，她欠了好多哪！”

“拍卖东西的钱可能会还清债务吧？”

“略有剩余。”

“那剩余的钱应该归谁呢？”

“归她家属。”

“她还有家属？”

“好像有。”

“非常感谢你，先生。”

看守人知道我的亲意后便放心了，对我行了一个礼，我就出来了。

“好可怜的姑娘！”我在回家的路上想，“她肯定死得非常悲惨，因为在她们这种生活圈中，只有身体健康才会有朋友。”我不禁对玛格丽特的悲惨命运产生了怜悯之情。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很可笑，可是我对风情女子一向是无限宽容的，甚至我也不想为这种宽容的态度跟别人进行辩论。

有一天，我因去警察局领取护照，看见附近街道上有两个宪兵正要押走一个姑娘。我并不知道这个姑娘犯了什么罪，只见她泪流满面地亲吻着怀中才几个月大的孩子，因为她被捕后，母了就要骨肉分离了。自这天起，我就再也不轻易地藐视一个女人了。

二

拍卖定在16日进行。

在参观和拍卖之间有一天空隙时间，地毯商利用这点儿时间拆卸帷幔、壁毯等墙上装饰物。

当时，我恰好从外地旅游回来。当一个人从外地回到信息灵通的首都时，别人总会喋喋不休地讲些重要新闻。可是没有人把马格丽特的去世当作什么重大要闻讲给我听，这也是挺平常的事，马格丽特长得的确很漂亮，可是，这些女人在世时奢侈的生活越是闹得满城风雨，她们死后也就越是无声无息。她们如同天上的某些星辰，每天无声无息地落下又升起。如果她年龄不大就早逝了，那她们所有的情夫都会同时得知这消息；因为在巴黎，一位名妓的所有情夫彼此几乎都是密友。大家在一起回想起几件关于她以前的逸事，便各自如从前一样生活了，这件事对他们丝毫没有产生影响，甚至谁也不会因此而流下一滴泪。

现在，人们的年龄一旦到了25岁，他们的眼泪便变得非常珍贵了，决不可以轻易流泪，充其量只能对为他们曾经花费过钱财的父母哭上几声，作为对以前为他们破费的报答。

而对于我来说，虽说马格丽特的每件用品上都找不到我姓名的开头字母，但是我刚刚承认过的那种本能的宽容和那种生来的怜悯之心，使我长时间地不能忘记她的去世，可能值不值

得我这样怀念。

记得我常常在香榭丽舍大街碰到玛格丽特，她坐在一辆由两匹栗色骏马驾着的蓝色小四轮新式马车，每天准会来那儿。当时，我就认为她跟她那一类人有些不同，再加上她那独特的姿色，更使她显得与众不同了。

这些不幸的人出门的时候，身旁总要有陪伴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肯公开他们跟这种女人的暧昧关系，可她们却又不甘寂寞。为此她们总是随身带着女伴。这些女伴有些是所处境况明显不如她们，自己也没有马车；有些是不管怎样妆扮也无法使自己显得漂亮的人。如果有人想知道她们陪伴的那位马车女主人的任何隐私，那么完全可以放心地请教她们。

玛格丽特却显得与众不同，她总是单独坐车去香榭丽舍大街，尽可能避开别人的目光。她在冬季总是裹着一条开司米大披肩；在夏季，她穿着一件非常淡雅的长裙。在这条她喜爱散步的街道上，尽管她时常也向熟人微笑一下，但这是一种只有公爵夫人才具有的浅笑，而且也只有她们自己才能感觉到这一点。

她也不像她所有那些同行一样，总是在圆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街口之间散步，她被飞快的两匹马拉到郊外的布洛涅树林，她在那里下车，漫步一个钟头，然后重新坐上马车，飞驰回家。

直到现在，我对这些亲眼目睹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我很惋惜这个姑娘的早逝，就像人们惋惜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被毁坏一样。

玛格丽特无愧绝代佳人的称谓。

虽然她的身形颇长苗条得稍微过了点儿，但她却具有一种

茶 花 女

非凡的才能，只要在本人穿戴上稍稍用点儿功夫，就会掩盖住这种造化的疏忽。她披着几乎拖地的开司米大披肩，在两边露出绸子长裙的宽阔的镶边，就连紧贴在她胸前戴于用的厚厚的暖手笼周围的桎梏也做得非常精巧，因此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整个线条都是无可挑剔的。

她的头长得十分漂亮，简直可以说是一件绝妙的珍品，生长得小巧玲珑，就像缪塞（法国诗人）所说的那样，好像是经她母亲精心摩挲才成为这个模样的。

她的鹅蛋型脸蛋儿洋溢着难以言表的风韵，上面镶嵌着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两道弯弯细长的眉毛，纯净得犹如人工画似的，眼睛上盖着浓密的睫毛，当眼帘低垂时，给玫瑰色的脸颊投去一抹淡淡的阴影；俏皮的小鼻子纤巧而挺秀；嘴唇微张，像是对情欲生活的强烈渴望；一张端正的小嘴轮廓分明，微启柔唇，露出一口洁白如玉的牙齿；皮肤的颜色就像木曾经人手触摸过的蜜桃上的絨衣；这些就是这张漂亮的脸庞给你留下的大致印象。

头发呈乌玉色，不知是天然形成的还是梳理成的，像大波浪一样卷曲着，在前额分梳成两大路，一直拖到脑后，露出两个耳垂儿，耳垂上闪烁着两颗各价值四五千法郎的钻石耳环。

恣意纵欲的生活，并没有使玛格丽特过早地衰老，她的脸上却呈现出处女般的神色，甚至还带有稚气的特征，这简直使我们难以置信。

玛格丽特有一幅由维达尔（法国画家）为她创作的画像，也只有他的画笔才能把玛格丽特描绘得这样维妙维肖。在她去世以后的几天中，这幅画像在我这儿，这幅画像画得太逼真了，从而弥补了我记忆中的不足。

在这章中有些叙述的情节，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不过我现在就写下来了，以免以后开始讲述这个女人故事时再次提起。

玛格丽特对戏剧很着迷，每次首场演出，她肯定到场。每天晚上，她都是在剧场或舞会中度过。只要演出新剧目，在剧场里你一定可以找到她的身影。她总是随身带上三件东西，一副望远镜、一袋蜜饯和一束茶花，而且总是放在底层包厢的栏杆上。

一个月之中，玛格丽特有 25 天带着白色茶花，而其余 5 天带着红色茶花，谁也搞不清楚茶花颜色变化的原因，而我也没有办法去解释其中的道理。在她经常去的那几个剧院中，那些老观众和她的朋友们也像我一样发现了这个特别的习惯。

人们从来未发现玛格丽特偏爱茶花以外的其他鲜花，因此，在她经常去购买鲜花的巴尔戎夫人的花店中，有人为她取了个绰号，称她为茶花女，从此以后这个绰号便被传开了。

另外，就像所有生活在巴黎某个圈子中的人一样，我知道玛格丽特曾做过一些风流倜傥的年轻人的情人，她并不隐瞒这些事情，那些年轻人也以此为荣，这可以表明情夫和情妇相互之间都很满意。

可是，据说有一次从巴涅尔（法国著名温泉疗养区）旅游归来之后，有将近 3 年时间她只跟一个外国老公爵生活在一起，这位身为百万富翁的老公爵，想尽一切办法使她忘记过去的生话。而且，看起来她也死心塌地如此。

关于这件事，我听别人这样对我说：玛格丽特身体十分虚弱，脸色也显得非常难看，医生叮嘱她到温泉去疗养一段时间，于是她便来到了巴涅尔。在巴涅尔疗养的患者中间，有一位是公爵的女儿，她不但患有跟玛格丽特同样的疾病，而且长期也

跟玛格丽特相似，别人甚至会误认为她们是姐妹俩，然而公爵小姐的肺病已经发展到第一期程度了，玛格丽特到巴涅尔还没有几天，她便去世了。

就像许多人不愿意离开埋葬亲人的地方一样，他在自己女儿夭折后仍然信住巴涅尔。一天早晨，公爵在一条小路的拐角处碰到了玛格丽特。

他好像见到他的女儿的身影在眼前闪过，便跑上前拽住她的手，老泪纵横地拥抱她，甚至也不去问问她到底是谁，就恳求她允许他去看望她，允许他像爱护自己夭折的女儿一样爱护她。

陪同玛格丽特到巴涅尔的只有她的侍女，可说她也不害怕这样会有损于名声，就答应了公爵的请求。

玛格丽特在巴涅尔也有一些熟人，他们在专门探望公爵的时候，便向公爵如实地告知戈蒂埃小姐的社会地位。对于老年人，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一下就再也谈不上她的女儿跟玛格丽特还能有什么相似之处了，但这种打击未免太迟了，这个少妇已经成为他精神上的支柱，简直成为他赖以生存下去的唯一的借口和托词。

他丝毫没有指责玛格丽特，况且他也没有指责她的权利，但是他向玛格丽特表示，如果他认为可以改变她从前那种生活方式，他肯补偿她的一切损失，她可以应有尽有。玛格丽特同意了。

我必须说明一点，生性热情的玛格丽特当时正经受着疾病的折磨，她认为以前的那种生活方式似乎是她患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出于一种迷信的想法，她希望上帝因她的改悔和皈依而把美丽的面貌和身体健康留给她的。